晉綏日報

第一七九五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地

訂報處：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一百元

通知

興縣曹家坡村鑄子塌土洞，因年長日久，不時由洞頂傾塌土塊，對往行人、牲口、車輛，經過時，非常危險。為了避免發生意外起見，決將洞頂掏掉，以利交通。茲定於四月廿日動工，從動工之日起，停止汽車及大車通行，行人及牲口可由土洞附近繞山過去，至於何時能通行車輛，待完工後另行登報通知。

興縣縣政府四月十三日

冀東地武打擊敵偽 收復九據點殲敵千餘

（新華社東北電）三月份，冀東各地地方武裝堅持邊沿地區，積極打擊敵偽，先後收復香河之北馬房頂等匪偽據點九處，解放密雲縣白河以東村莊七十餘個，斃傷偽匪七百二十九名，俘二百九十餘名，繳獲迫擊砲一門、六零砲二門、輕重機槍二十挺、衝鋒槍十二支、步槍二百二十四支、各種子彈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五發及其他軍用品一部，破壞鐵路三十餘里，木橋兩座。

襲入靈石閻匪據點 一日四捷殲匪二百餘

「開封」部保衛羣衆春耕

（新華社呂梁十六日電）為打擊瘋狂出擾之靈石閻匪，保衛羣衆春耕，我「開封」部以突然動作，插入靈石敵據點附近，一日內四戰皆捷，殲閻匪二百餘名。四月六日靈石閻匪保十八團、「鐵血自衛隊」及鄉公所等人員出擾關、汾、靈交界處之劉家溝上莊等村搶糧，經民兵打擊，返回時，行經張志村為我軍一部截擊，生俘敵連長趙拔武以下八十名，繳輕機槍四挺，擲彈筒五門，步槍四十六支，匣槍二支。當日晨，該部奔襲佳閣家莊（靈石城西二十餘里），俘閻匪保安大隊，俘敵中隊長王雙銀以下四十餘人，繳步槍十五支，牲畜糧食各一部。是日晚，我軍一部進駐安家莊（靈石城西二十餘里），殲閻匪鄉公所人員三名，俘七名，繳步槍六支。入夜，我軍攻入野豬溝時，適該村敵出擾搶糧返回，正三五成羣分散向羣衆派飯，有的在吃飯，有的在睡覺，我軍當即猛力捕捉，未發一彈，十餘分鐘內，除個別逃跑外，生俘六十二人，繳輕機槍一挺，擲彈筒三門，步槍十五支，連槍一支，刺刀四把，彈藥一部，耕牛十一頭，驢三頭，羊一百二十隻。我軍隨乘勝向靈石西北閻匪前衛據點文殊原之敵進擊，敵恐慌逃竄，我零星搜捕敵「鐵血」中隊長、村特派員等以下十七名，繳獲一部；並解放青年六十餘人。以上各次戰鬥，奪回有關羣衆春耕生產之牲畜等，已通知當地羣衆前往認領。另我軍深入敵區，每到一村，即以個別談心與召集房戶座談等形式，向羣衆宣傳土地法大綱，並廣泛張貼有關目前形勢之小型宣傳品。（陳鑑）

（新華社呂梁十六日電）汾西某某等村民兵白俊明、賈義亭、任元棟、任還冰、孟庖源等，靈活機動，深入靈石敵區，配合我部隊作戰，七日在靈石正威村俘獲在張志村戰鬥中漏網之閻匪「鐵血自衛隊」一名，繳輕機槍一挺，解放民伕及某部掉隊炊事員各二名，並奪回被搶物資一部。（陳鑑）

平魯成立支前委會

指示各區使支前與生產兼顧 檢查軍屬及參戰幹部民工家庭生產

（新華社綏蒙十六日電）平魯於三月底成立支前委員會，首次會議決定在二區楊樹坡、向陽堡、南溝井沿、大路三村建立招待制度，每村設招待員一人，專門招待過往軍人食宿及運輸牲口草料等；並向各區發出通知：要使支前與生產兼顧。各村第一批担架出發前，必須具體確定人給變工耕種。三月二十四日，該縣村幹部二十五人，組成的隨軍工作團，已開赴綏蒙前綫。縣幹部劉樹珍已率領第一批担架，於四日下午出發。湯政委率領的村幹部四十三人已到清河開闢新地區。支委會現正檢查參加工作的幹部、參軍戰士及服軍勤民工的家庭生產情形，爭取不誤生產不荒地。（李春、李光華）

十分區及鄉寧等地武配合民兵 剿殲閻匪一百

（新華社呂梁十四日電）遲到消息：三月八日，十分區地方武裝一部配合鄉寧縣大隊，向盤踞鄉寧二區秦王山一帶之閻匪楊明楷部、晉南四支隊、保二十五團三營等殘部四百餘人，展開猛烈攻擊，戰鬥半小時，將匪全部擊潰，活捉敵副營長宋中安以下官兵一百零五人，斃傷二十餘名，繳輕機槍三挺，小砲一門，擲彈筒兩個，步槍八十七支，手槍三支，子彈一千三百餘發，騾馬八匹，毛驢兩頭，及其他物品一部，餘匪四散逃命。接着我鄉寧縣大隊、區幹隊、民兵即跟踪追剿，十日上午，縣大隊追至北坡池，俘敵二十三名，繳獲一部，潰匪向四外山溝竄逃，高家坡民兵副班長樊春茂帶領的四個民兵，在東山溝崖底下搜出三個潰匪。十二日我一區民兵在高山關與敵接觸，斃俘十二名。我三區民兵也四出兜剿，斬獲極衆。從九日至十九日十天內，縣區隊及民兵，共俘斃匪七十三名、斃敵班長一名，繳機槍三挺，步槍六十三支，輕砲、擲彈筒各一，手槍兩支，子彈五百餘發，電話機一架，騾馬四匹，及其他勝利品一部。（劉守義、陳光、譚守仁）

消滅蔣胡匪軍的新力量 二萬解放戰士參加我軍

（新華社西北十五日電）宜川戰役中放下武器的兩萬餘解放戰士，已分別參加西北人民解放軍各部，成為消滅蔣胡匪軍的新力量。某部對新解放戰士的教育，由於掌握了新式整軍運動的精神，從訴苦及提高階級覺悟入手，在短期內，使新解放戰士對解放軍具有初步的認識，並從中取得若干經驗。首先，該部了解新解放戰士沒有開會的習慣，就採取了不拘形式的個別談話和小組談話方式，去熟悉、教育與啓發他們。六連發動全體黨員及老戰士展開廣泛的談心，從家庭和自己的遭遇，啓發新解放戰士訴苦。連隊的幹部和黨的支部經常了解情況，指導老戰士進行工作的方法，使個別教育步步深入，因此，短時間內，大部份解放戰士都初步的了解窮人是受壓迫受剝削的，並認識到自己所受的痛苦。隨後，召開全連新解放戰士吐苦水，展開訴苦運動。二連在個別教育與小組漫談中，發現大部份新解放戰士是被保甲長抓來的，因此，從抓丁問題及他們對保甲長的仇恨上展開了訴苦，訴苦中，又啓發戰士認識自己家裏為啥不夠吃，為啥給地主辛苦種的糧食送給地主，引導大家去討論剝削關係，最後又使大家認識到保甲長抓丁派款就是為地主階級和蔣胡匪服務的，使大家對保甲長的仇恨，提高到對蔣胡匪統治階級的仇恨。除了訴苦外，新參加部隊的解放戰士，看到解放軍幹部對士兵的關心與愛護，人民擁護軍隊，軍隊愛護人民，都使他們非常感動，各部領導上即以這些事實進行與蔣軍對比教育，以堅定新解放戰士為人民而戰的決心。

八分區某支隊 帮駐地羣衆担糞打壩

（新華社晉中十六日電）八分區地武某支隊，帮助駐村羣衆生產。因為農具不夠，每天羣衆所需要的人不一，就決定零星帮助，羣衆需要多少工，就帮助多少工。後部隊轉移到某村，因該村分地遲了些，又由零做轉到集體帮助。共突擊三天，每天出工在六十人以上，一週內帮助羣衆二百六十三個工，送糞三千一百九十四担，種地五十八畝，挖壩十二畝。一連解放戰士閻吉洞除獨自拉犁拉耙，給老鄉耕了三畝九分地外，又給老鄉掏毛廁。戰士李六兒和國來小一上午就帮老鄉把一畝多地打下壩子，種上籽子。老鄉稱讚說：「你們做的真仔細呀！」在帮助羣衆生產中，大家都是做粗重的活計，如担糞、掏毛糞、打地埂等，當老漢給戰士任福根吸紙烟，他堅決不吸，常老漢說：「你不吸，就不是一家人了，也不叫帮助了。」楊曲大隊利用空隙時間，帮駐地貧苦軍屬和羣衆送糞，通訊員任茂等三個人，担了十二担毛糞。二中隊二十五人，一下午担了一百七十多担羊糞。兩天中，全大隊共帮羣衆担了十二担毛糞，送了三百餘担糞，出了一個牛圈。（仁友）

節粮救濟災民

神木市駐地機關部隊

（神木訊）神木市駐地各機關、部隊，於三月後半月發起每人每日節約二兩米運動，已節省下小米兩石，並另由鬥爭果實內調劑黑豆六石三斗五，糧十五石，經市府調查及居民小組長、委員會討論，決定救濟眼前揭不開鍋或孤寡老弱等極貧苦者，及人口多資本少的小手工人，共救濟了三九五戶（九〇八人）。並於四月一日各機關召開羣衆大會，號召全體市民發揚自己勞動解決困難，克服靠公思想，勸說二流子立即改正參加生產。（彭濱）

美第三黨定七月成立

為競選而鞏固新黨陣營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華盛頓訊：「華萊士競選總統全國委員會」的首屆大會，已於十日至十一日在芝加哥隆重揭幕，與會者有四十五州的許多進步領袖。會上，華萊士發表演說，在力斥戰爭叫囂與杜魯門反動的外交政策後，他指出：「直到現在為止，第三黨祇不過為存在而鬥爭」，但本屆大會「乃是向重大進步的轉折點」，「第三黨運動正獲得重大進展，其日益增長的力量，已使反動陣營大為驚懼」。華萊士的副總統候選人，在講演中，證實「杜魯門」應對散佈戰爭的毒素負責。大會在歡呼聲中，通過重要決議，呼籲美國人民起來反對戰爭不可避免的理論，為和平、聯合國的團結與擊敗徵兵及普遍軍訓法而鬥爭。決議指出：民主與共和兩個反動政黨出賣和拋棄了美國公民的民主權利，不讓他們投票選舉他們所信仰和信託的政綱及候選人，現在組織全國新黨的時機已經到來，必須為今年關鍵所在的競選而鞏固新黨的陣營。大會號召於七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在費城召開新黨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第三黨，並正式選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大會並致電意大利政治領袖，斥責美國無理干涉意大選，促請意國人民以自由選擇來選舉他們的候選人，不要對威嚇和強迫讓步。電文表示希望能建立一個真正代表意大利人民的民主政府。

簡訊

府谷一區三鄉紅花村農民閻九為等十五人，為解決口糧困難，抓緊春耕前時間，挑小担到麻地溝販米，五天跑一回，除吃，賺一斗半，二十天中，十五人共賺米一石八斗（大石），現在夏田亦安種上了。影響村中很多人跑起來，都說：「不要坐下等救濟，要積極勞動闖口糧。」（王義成）

朔縣首次農代大會
成立縣農會和政府臨委會
委派市區長對生產問題作出決定

（新華社綏蒙訊）於上月初旬，朔縣召開首次農民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共三百四十八名，大會對於去冬今春本縣土地分配問題作了初步檢討，討論了解決春耕中的一些困難問題，並對組織群衆生產，作了幾項重要決議。最後民主選出李登瀛同志等十七人爲縣農會正式委員及候補委員五名（農民代表十四名，工作團幹部八名，其中有婦女三人），又推選出縣政府臨時委員會委員十三名，並公推郭洪信同志爲縣長。接着又以大會名義委派了十二個市、區的市長、區長，均分別宣誓就職。關於發展生產問題：大會決定，改變土改工作團爲生產工作團，其任務：領導組織群衆生產，解決生產困難。及時發放籽種貸糧，不誤下種。口糧要待青黃不接時發放，發動群衆本着「靠水吃水，靠山吃山」的精神，自己解決困難。幹部要和群衆具體研究，訂出解決春耕困難的計劃。縣農會臨時委員會所轉換的九千八百四十石鬥爭糧，及今年專署給朔縣貸糧細米四百大石，是作爲今春解決籽種、口糧困難，現已根據各區災荒嚴重的程度，作了適當的分配。關於開發水利，增產糧食方面，也作了討論。朔川能開水渠的村莊有二百多個，灘地面積佔全縣土地的一半，代表們提出應該整理，補修舊渠，打地坑，以增加生產。並提議先開最容易開的渠，和提倡鑿井，變旱田爲水地。根據以上提議，大會決定先開同應、永豐、民豐等三道大渠和四十幾道小渠，估計修成後共能澆青水地五萬畝、洪水地十萬畝。關於水利貸糧的使用問題，大家一致認爲：應每年春天放出，秋天收回，準備下年幫助另一些區域開渠。至於今年貸糧，主要應貸給大渠和災荒重的開渠村莊。

新收復左雲城關調劑土地
爭取不荒地多打粮食

（新華社綏蒙電）新收復之左雲城關工作組及各街幹部於七天內（從四月五日到十一日），將所有城關無人耕種的逃亡地主及公、廟地一千八百三十三畝水旱河灘地，全部調劑給無地缺地的貧苦軍烈屬、貧苦死難農民（被閻傅匪殘殺的無辜同胞）、僱、貧、中農及部份的城市貧民（小商、小販、小手工業、工人）等二百三十七戶。調劑時幹部分頭以街閭召開群衆大會，講解土地政策和說明調劑土地的目的，是爲了不荒地，多打糧。並提出自願報名要地。如北街的土地已經去春我民主政府調劑了，冬月間，我軍撤出該城，調劑下的土地群衆不敢耕種，今年我軍第三次收復該城後，群衆等待政府的規定，他們提出：「一年時給我調劑下的地算不算數？」街公所便根據這一情況，向群衆明確宣佈：「去年給誰調劑下的地，今年還歸誰種。」爲了防止荒蕪土地，發動所有群衆將自己原有的和去年調劑下的土地，都插上木牌子，下剩未插木牌子的土地，便是沒有人種的。這樣便檢查出逃亡地主、富農和公、廟地三百八十畝，發動群衆自己報名要地給予調劑。第二種情況是：去年還未調劑過土地的南關、南街、東街、西街，開始便發動群衆採取自願報名需要多少？南街還用兩種補助辦法：一是幹部去需要土地的人家挨戶登記；一是由需要土地的人，給街公所寫紙條條報名。各關都成立農會，由農民自己調劑土地。東、西街並成立土地調劑委員會，由十五個委員分爲三個組，去西門外、北門外和城內踩出逃亡地、富水地五十二畝，旱地四百三十八畝，在農民自願要求土地下，已全部調劑給無地缺地的農民、小販五十戶。其中貧僱農二十三戶，調劑水地二十六畝，旱地二百九十九畝；中農四戶，調劑水地二畝，旱地五十畝；小商九戶，調劑水地十一畝，旱地二十五畝；小手工業工人七戶，調劑水地七畝，旱地四十六畝；鰥寡孤獨七戶，調劑水地六畝，旱地二十七畝（貧苦軍烈屬八戶死難家屬二戶）。爲了求得調劑土地做到公平合理，對要地太多的人家，由幹部給本人解釋酌量減少，補給要求地少而又需要土地的人家。在調劑土地時，照顧了缺乏勞動力的貧苦農民，盡可能給調劑一部份近地和好地，有勞動力和有牛犋的人，則大部份給調劑城內外的莊子地。現在城關土地已調劑完畢，但還有些群衆向街公所要求土地，現正給設法解決。

在開始調劑土地時，群衆中有怕「變天」顧慮。街公所幹部採用了以下辦法，消除群衆的顧慮：（一）大量宣傳我軍的勝利，和揭發閻傅匪軍的罪惡行爲。（二）向群衆解釋調劑土地，是爲了不荒地，多打糧，還不是平分土地，不確定地權，春天誰種上，秋天歸誰收。（三）從群衆最迫切的痛苦上耐心的說服，如過去沒吃的，今年不種地，更沒有吃的。（四）由敢要地的個別的人，向不敢要地的貧苦農民進行解釋。經過以上各種方式動員後，群衆的顧慮初步打消了，不敢要地的貧苦農民，爭先恐後的要地了。

府谷城關群衆
開河灘荒地百餘畝

（府谷訊）府谷城關有河灘荒地三百二十餘畝，多年無人耕種，落雨後政府號召群衆開出種夏田，誰開地屬誰所有，並發給草麥籽三石，又從鬥爭果實中調劑麥籽一石八斗，幫助解決籽種困難。馬上便有許多群衆去開，蘇四父子二人開過四畝，他又動員他本家蘇匠蘇增氣也開了三畝，代表閻二日等三人也開過三畝，在他們影響下，現已有六十八戶開出河灘地一百八十四畝，已大部下種。（李鈞、王亭西）

（新華社呂梁十六日電）汾西城關周圍有古老、坟荒二百餘畝（均爲明清古坟荒地），長滿蒿草，土壤肥沃，全部開出來，可增加百餘石粮食，現北街農民王小金、叔姪和孟天麟、王林變工，開出古坟荒地三畝七分。王恭服父子與王林澡等變工，開出二畝多。郭柳孩、龐伍陵和王賓塔老漢亦動手開墾。汾西縣府人員也開出十畝，並在開墾中，向群衆宣傳開荒五年不交公糧，又在坟地內砍挖出荊棘樂約二千斤，幫助貧苦軍屬郭丑廝家解決春耕中的燒柴困難。（陳鑑）

嶂縣邊沿區
五村婦女代表集會討論
婦女參加搶種救災

（嶂縣訊）四月三日，三區邊沿區某某五個行政村，婦女代表四十九人於某村，召開座談會，會上首先討論生產問題，最初有的代表提出鬧紡織，×非醜醜說：「紡織是好，但閻匪常常出來搶糧，把牲口都拉走了，×莊去冬一次被搶走四十多頭牲口，沒有牲口春耕，咱們分下了地，還要和男人們種地，紡織還不是時候，咱們幫助的把春耕完了再鬧紡織。」大家都同意她的意見，一致認爲現在主要的是發動婦女們很快參加搶種，沒有牲口的人拉着種地，不能誤了春耕。春耕後要好好發展副業，大家還要要好好節約，渡過今年閻匪搶劫所造成的災難。討論婚姻問題時，她們對廢除買賣婚姻和禁止童養媳，表示熱烈擁護。正當在開會中，接獲閻匪出犯的情報，代表們[illegible]吵了備戰問題，大家緊張的回去動員空室清野。（下定）

中陽大高家溝婦女
積極運救濟粮

（中陽訊）五區大高家溝村婦女運輸救災糧，解決生活困難。婦女劉翻齊四口人，每天就有三個人由道業糧站到倘家峪運糧（三十里），她和女子抬兩袋，她男人扛四袋，能賺六斤小米。在她的推動和影響下，這幾天已有十幾個婦女去運糧。（陳月英）

離石坪頭代表會批准
薛恆昌恢復工作

（離石訊）四區坪頭村於去冬清算地主薛鴻發時，群衆把他兒薛恆昌（分區武委會幹事）調回，最近他曾要求回部隊工作，並寫信給武委會王主任徵求對他工作問題的意見，王主任回信答覆，如果群衆批准，可以回去工作。四月九日，該村開代表會討論他的問題，大家認爲：恆昌雖是薛鴻發的兒子，但自從鴻發娶過後老婆後，對他就不好了，已經另住開七、八年，同時根據分區來信證明，恆昌在工作中一貫表現還不錯，一致的意見，同意恢復他的工作。貧農團主任薛芝昇把代表們的意見對他說明，他很感動，誠懇的向代表們檢討：「我過去對自己的封建家庭，特別對我的父親沒有作過鬥爭，在三查學習中，自己又沒有主動揭發我家庭的罪惡，思想很糊塗，不夠一個共產黨員的資格，這次回來，群衆教育了我，回到工作崗位，以實際行動來回答父老們對我的希望。」代表們也鼓勵他，回到部隊要安心工作，好好爲人民辦事。（李鳳年）

三地委專署機關人員
生產保證菜肉供給
打麻雀戰解決土地推動了群衆開荒

（三分區訊）此間地委、專署機關生產，現已開始進行。今年生產計劃，是按照每個同志的工作情況製定的。一般幹部進行農業生產，保證菜蔬供給；炊事員同志以打野菜、洗鍋水喂猪，保證肉食；女同志紡綫、縫補衣服；運輸員利用空閒時搞貨。在農業生產上，大家都找零塊地，汾河灘來解決土地。現已開出土地三十畝，春菜均已下種。爲了不妨礙工作起見，生產一般都利用下午時間。

（又訊）三分區機關幹部自入春以來，即加緊開荒地，在這一影響下，城內、東、南關群衆，亦均爭先找荒開墾，現已將城垣周圍之一片荒郊，大部開爲良田。爲不妨礙群衆生產，機關在事先找好之荒地，如果群衆要種時，優先讓給群衆種，機關再重另找，以資更廣泛的擴大耕地面積，增多解放區的糧食收入。（戲琳）

生產簡訊

洪趙師村平分土地後，全村共有牛驢騾馬五十四頭，已組織起來送糞耕地，一千二百二十餘畝秋田均已翻過一次，五十餘畝溝地（水地）已大部下種大麻子、春麥、豌豆等早熟莊稼。爲進一步組織群衆生產，該村農會於本月六日召開全村農民大會，大家討論自找對象，自由結合組織小型變工互助，農會並協助解決困難，現已把果實中的九頭耕牛，分給貧僱農及雜民二十戶耕地。四輛大車修理起來輪流拉糞，三石果實糧，亦發給十一戶最困難的農民作口糧。（軍克）

交城野則河婦女
熱情慰問傷員

（交城訊）三區野則河婦女聽到我軍在仁岩消滅敵人兩個團的勝利消息後（見四月六日本報），即自動發起慰勞傷員，她們說：「咱們得好好慰勞一下，要不是咱們隊伍在前面打敵人，咱們就不能安生。」當下三十七家婦女，就拿出九十七個鷄蛋和一部份核桃、紙烟。當傷員們經過該村時，婦女們煮了米湯和開水，給傷員們端湯送水，補且家婦和海兒婆姨，跪在地上給傷員們喂水拉話。担架走時，她們就將雞蛋用手巾包好放在戰士身邊，婦女們還親切的招護傷員，使平川上來抬担架的老鄉們感動的說：「到底是根據地呀，看老百姓對傷員多好。」（王宗如）

單身漢王秉瑞、任照旺
合夥刨鬧生產翻身

（離石訊）安保村單身漢王秉瑞、任照旺合夥生產，解決困難。王秉瑞已經五十九歲了，原是汾陽東家莊人，因生活所逼逃來臨、離覓工，去冬政府介紹他到該村住，群衆幫助他解決了口糧，另找了個赤貧單身漢任照旺和他住在一起，這次他倆人分到三畝水地、六畝坪地、七畝山地，分到地後，兩人高興極了，天不明就起來拾糞，今年他們準備種兩畝西瓜，賺下錢給王秉瑞作資本，任照旺主要經管種出，王秉瑞抽用身子作担挑買賣，他們很有自信的說：「這樣一下來，今年秋後再不用愁吃穿了。」王秉瑞說：「咱們窮人主要靠勞動刨鬧過活，單靠農會解決困難是不應該的。」他只向農會借了二斗高粱作資本，幹担挑買賣，自正月下旬到現在就賺了一百二十餘萬元，解決了兩口人的口糧困難。現在他倆人生產鬧得很好，莜麥已下種，正在送秋田肥料。（郭仙）

河曲許家坡農民
了解了政策加緊生產

（河曲訊）許家坡行政村幹部和工作團同志，積極向群衆宣傳行署新訂公糧軍勤政策，鼓勵農民勞動致富，許白道反許多農民聽了都說：「徵公糧按通產，對勞動好的人有利。」許家坡中農許二有說，土改中抽了他五垧地，他了解了政府叫大家勞動致富的政策，就又租種了三垧地，還掏荒地。

陝南漢水北岸

我軍解放洵陽縣城

江漢軍區三月份殲敵千餘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十六日電）四分區地方武裝，十三日解放陝南漢水北岸之洵陽，蔣匪狼狽四竄。

又鄂豫皖前綫十五日電：遲到消息：三分區地武四月一日佈剿廬氏、嵩縣間包頭與、三道河地區土蔣匪，殲廬氏自衛縱隊第二團一部，斃傷俘敵三百四十名，繳長短槍五十五支、子彈二千發、牲口四頭。

（新華社中原前綫十六日電）江漢軍區公佈三月份內，共殲蔣匪正規軍一千餘名，計生俘營長以下九百五十六名，斃傷一百五十二名，繳迫擊砲七門、六零砲七門、擲彈筒八個、輕重機槍六十一挺、衝鋒槍七十一支、卡賓式六支、步馬槍五百三十四支、各種砲彈九百五十五發，各種子彈十四萬發。

平津保三角地區

我一度收復雄霸兩城

（新華社晉察冀十六日電）冀中軍區公報稱：本月一日至四日，平津保三角地區我軍曾一度收復霸縣、雄縣、板家窩等三城鎮及其周圍廣大地區。戰鬥中，擂毀匪偽碉堡十餘座，斃傷俘匪偽二百二十餘人。

為建設新中國施展雄才

東北籌組自然科學研究會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東北解放區各界自然科學工作者發起之東北自然科學研究會，於本月八日假政委會經濟委員會禮堂成立籌備會，選出邵式平、陳康白、白希清、魏震五、江澤民、劉成棟、楊晉等七同志為常務委員，邵式平、陳康白為正副主任委員，楊晉為秘書，並決定在各省市及鑛山、工廠、學校，即發起籌備組織分會或小組，發展會員。總會、分會、小組今後將根據具體條件，進行以下各種工作：組織科學講演會，蒐集各種科學圖書雜誌報章等，設立圖書館、閱覽室，召開科學例會，開科學展覽會，出版科學刊物，該刊未創辦前，在「東北經濟」雜誌上闢專欄以發表會員之科學理論、技術研究、創造發明等。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東北自然科學研究會發起人八十餘人，頃發表「東北自然科學研究會的發起」一文。原文如下：「目前中國人民偉大的愛國解放戰爭已取得了歷史轉折點的空前勝利，蔣介石的敗局已定，全國解放在望，完全解放東北已經是指顧不遠的事情了。因此，在我們自然科學者及科學工作者的面前，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

東北解放區有着廣大的鄉村和城市，有着沃野千里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有着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巨量的勞力，有着四千多萬解放中的翻身人民，更有着堅強的中國共產黨與民主政府的領導。目前，正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大量支援戰爭，完全消滅蔣美的統治，建設新中國基礎的時候。這個光榮的歷史使命，要求我自然科學者們熱烈參加，把自己擔負的使命勇敢的肩負起來，施展雄才，服務人民，這是良好的機會。同人有鑒於此，特發起組織「東北自然科學研究會」，以便於全體自然科學者密切聯繫，共同研討。不論在工作的自然科學者，也不論不在職的自然科學者，不論解放區的自然科學者，也不論非解放區的自然科學者，不論中國的自然科學者，也不論外國的自然科學者，願意和人民在一起建設新東北和新中國者，我們都竭誠歡迎。有志於人民事業的自然科學者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吧！」

標誌兩國邦交好轉 蘇芬互助條約

斯大林發表演講指出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塔斯社莫斯科十二日電：斯大林在七日宴請芬蘭政府代表團的宴會上，發表講演如下：「我願意就蘇芬昨日所簽訂的友好互助條約的意義，說幾句話。這個條約，標誌着兩國邦交的轉捩點。大家知道，一百五十年以來，兩國交邦的特點，便是互不信任，俄羅斯人不信任芬蘭人，而芬蘭人也不信任俄羅斯人。蘇方過去曾試圖打破蘇芬間的不信任，這是一九一七年列寧宣佈芬蘭獨立時所發生的事。從歷史的觀點看來，這是個卓絕的行動，然而不幸這一行動仍未能打破不信任，結果，我們之間發生了兩次戰爭。我的願望是我們應從長久互相不信任的階段，轉上我們邦交的新階段——互相信任的階段。我們已締結的條約，應當打破這一不信任，為我們兩國人民的關係創立新基礎。它也應標誌着兩國邦交走向信任與友好的重要轉捩點。我們盼望這個條約，不僅被在座各位，而且也被芬蘇兩國未在座的人們深刻瞭解。我們不能認為兩國間的不信任能即時消除，這是不能迅速完成的，不信任的殘餘和痕跡長期存在。我們為了消除它們，便應多作工作，多作鬥爭，來造成蘇芬兩國間彼此友好的傳統，使之持久存在。條約有平等的，有不平等的，因為蘇芬條約是在締約國雙方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締訂的，所以它是平等條約。許多人不相信大國與小國間的邦交能夠平等，但是我們蘇維埃人民堅認這種邦交能夠而且定將存在。蘇維埃人民堅認每一國家，不論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屬於它而為別國所沒有的特徵，這些特徵，便是每一國對世界文化共同財富的貢獻，補充並使其豐富起來的貢獻。在這意義上，一切國家不論大小，都處於同等地位，而且每一國家都與其他國家相等。因此，蘇維埃人民堅認，雖然芬蘭是小國，它在這條約中是與蘇聯平等的。在大國中要找出能把小國看成與大國平等的政治家，是不多的，他們大多數居高臨下，蔑視小國，有時他們也並不反對對小國作片面的保證，但一般說來，這些政治家因為不把小國當作他們的同伴看待，所以不同意與小國締結平等條約。為了蘇芬條約，為了這一條約所標誌的兩國邦交的好轉，我請各位乾杯。」

反壓迫！反飢餓！

川大學生決定罷課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據各方報導：成都四川大學學生已決定舉行反壓迫反飢餓正義罷課，以抗議蔣匪警察在九日成都學生反飢餓示威遊行中逮捕學生一百三十人及毆打學生暴行，並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嚴懲暴行負責者。據悉：成都學生反飢餓遊行，係因蔣匪拒絕學生要求平價售米而起，參加者有四川、華西、成華等三大學學生。蔣匪當局除迫令警察毆打學生外，當日又逮捕學生一百三十人，其中有三十二人傳將受法西斯「軍法審判」。又訊：蔣匪現正準備進行第二次血腥逮捕，共「黑名單」包括三大學學生達五十名。

蔑視蔣匪殘酷鎮壓

上海工人堅持鬥爭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蔣區報紙消息：上海工人在蔣匪殘酷鎮壓下，仍堅持鬥爭。官僚資本之中新紗廠第二廠，近圖藉故解僱一部份工人，該廠二千餘工人為求職業保障，遂於上月十五日全體一致怠工抗議。英商電車公司職工，曾於上月中一度罷工，後因職工所提改善待遇要求，遭公司方面無理拒絕，全體內勤職員三百餘人於上月十八日再度罷工半天抗議，並進派代表請願。泰利鐵廠工人八百餘人則因抗議廠方無理解僱會代表工人慰問中新紗廠慘案受傷工人之范根寶、莊一澄、速根等八人及開除學徒五人之無理措施，而於上月二十二日爆發全體怠工。

東北農業近況

（一）東北行政委員會農林處，大力組織耕畜調劑，截至目前爲止，黑龍江、合江、吉林、松江與牡丹江五省，已調劑耕畜三萬七千五百餘頭，其中從外地買進的牛馬約一萬八千餘頭，（二）現已全部投入生產。黑龍江省府建設廳為提倡使用機器種地，在北局通北設立拖拉機訓練班兩處，共有學員一百五十餘名，即將分發各地參加春耕。（三）遼寧柳河縣一部牲口發生瘟症，政府當即組織全縣獸醫，成立研究會，搶救牲口，並組織三個治療隊下鄉突擊治療，保證不誤春耕。

美國人民掀起運動

支持華萊士競選 保衛和平與民主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華盛頓訊：美國人民深入展開支持華萊士競選及保衛民主和平的大運動。在「華萊士競選總統全國委員會」首屆大會之前，各工會及全國性的民主婦女與學生團體，曾舉行了一連串的準備會議，加強了團結與統一，並建立了直屬該全國委員會的各有關部門。二十四個全國性團體和機關的八十名代表，選舉了「美國斯拉夫人大會」主席巴拉科維克為該全國委員會民族部主席。二十七個州的婦女代表成立了全國婦女部，她們決議敦促美國婦女選舉華萊士，並為反對徵兵及將美國青年軍國主義化而鬥爭，為改進工人生活而鬥爭。來自三十個州的各重要大學的學生代表，建立了全國學生部，並決自十二日起開始掀起一「拯救和平週」運動。將近一百個工會領袖（其中包括產聯所屬八個工會的主席），決議宣稱：勞工運動決不支持受反動的兩黨政治聯盟所支持的任何候選人，並號召在各主要工廠成立「華萊士競選總統委員會」。與此同時，十五個基督新教徒團體的一百五十名著名代表，自十二日起發動一全國範圍的反普遍軍訓法運動。當陸長羅雅爾十一日在紐約世界大戰退伍軍人會上作戰爭叫囂時，紐約反戰同盟的許多糾察員，立即舉行遊行示威，高呼「擊退徵兵與普遍軍訓法！」

蔣區四十餘行業工人英勇反抗

救死求生鬥爭遍及大小城市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新曆年關以來，蔣區工人反飢餓反壓迫救死求生的鬥爭，遍及滬、寧、平、津、青、漢、廣州、香港、南昌等大小城市，直接間接捲入運動的職工，包括紡織、毛織、絲織、染織、針織、時裝、西裝、被服、百貨、繡頭、搪瓷、電筒、化學、西藥、火柴、捲烟、金融、銀行、廣播、印刷、水電、交通、煤礦、機械、造船、船閘、輪船、海關、領港、水手等四十餘行業，其中紡織、交通、被服、海關等業職工的反飢餓運動，曾彼伏此起，數度罷工怠工，工人曾一次達一萬餘名之多。四大家族官僚資本與帝國主義企業中的工人，因身受殘酷壓迫與超額剝削，本新曆年關前後，即不斷進行英勇反抗。年前，蔣匪南京江南公共汽車公司及美帝控制下的江海關等罷工，因無法過年，要求增資及年賞而舉行絕食怠工、罷工。後年關工潮逐漸擴展，直至官僚資本中紡公司所屬的上海中新紗廠慘案的發生而達於高潮，該廠第九廠六千餘工人（絕大多數為女工）為爭取合理生活待遇及要求年賞，於一月三十日開始罷工，至二月二日，上海蔣匪當局竟出動全市軍警憲特，以坦克、裝甲車、摩托車隊包圍該廠，蔣匪淞滬警備司令劊子手宣鐵吾公然血腥狂吠「格殺不論，一切由我負責。」在上海蔣匪警察局長俞叔平親自指揮下，以施放催淚彈、用美式機槍步槍及刺刀，屠殺男女徒手工人，當場工人死傷達六十餘名，被捕三百餘人。當時工人曾英勇進行自衛，許多女工佔據工場屋頂，以鐵片、磚石、板凳向蔣家法西斯野獸搏擊，工潮即迅速轉變為反壓迫反殺人統治的鬥爭。上海四大家族「中中交農」及「中信局」及「郵匯局」一六金融機關及上海蔣匪中央社廣播部全體職員，亦因要求增薪及其反抗捕人暴行，於上月舉行「靜坐罷工」。蔣匪塘沽港工程局機械工廠工人及管理船閘工人，曾於上月舉行聯合罷工。與此同時，槍殺工人慘案拖延四月之久尚未解決的，蔣匪武漢被服總廠工人，因迫於飢餓，搶米充飢，蔣匪當局當場逮捕工人四百餘名，大批工人眷屬即聚至蔣匪武漢行轅，抗議捕人暴行。上月底，上海蔣匪當局幾天內分別逮捕英商電車、法商水電、紡織、染織等業工人達一百六十二名。本月初，又封閉上海[illegible]業工人工會、[illegible]業工人工會及中國技師工會等，並禁止「五人以上的工人聚集於一處」。

在民族資本企業中的工人，為了維持生活，反對資方過分剝削，亦向資方要求改善待遇。一月間，滬時裝業及浦東章華毛織廠職工，因無法過年，要求資方發給年賞，均以商談方式進行，以求得合理解決，但當資方態度頑執時，工人亦被迫採取強硬態度。上海新亞藥廠及益豐搪瓷廠工人，因要求按照「生活指數」當月發薪，遭資方拒絕後，即於上月中怠工絕食抗議。漢口西服、造船等業工人均因資方拒不改善待遇，而於上月初舉行罷工，但當資方答應適當改善職工待遇時，這些事件大多迅速得到合理解決。工人們亦會和資本家聯合起來，反抗共同敵人，以求得生存，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之門頭溝英煤礦公司，上月中為擴張，串通蔣匪駐軍，查封城子村八處小窯，八小窯四千工人和窯主及其他各小窯，當即聯合罷工，並拒繳蔣匪一切捐稅，以反抗共同的敵人蔣匪野蠻的掠奪。

左雲城的血債！

——控訴閻、傅匪軍屠殺人民的滔天罪行——

安流

三月二十一日，解放軍第三次收復左雲城，我隨軍進入城內，目睹閻、傅匪屠殺了我無辜同胞的殘狀，更聽到許多農民和商人，對匪徒們橫征暴斂的痛訴，他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一筆滔天罪行的血債呵！

黑夜——「鬼」的世界

「咱們這兒一到天黑，就成了『鬼』的世事了！」城裏的老百姓對我這樣談敘着他們的過去：「同志！『鬼』就是指的那『頑圪且』（閻傅匪）嘛！夜間他們就要殺人呀！」

二月初四天剛黑，敵當樓上的鐵鈴，叮！叮！叮！地打響了，經驗告訴人們「鈴子打的早了，就要殺人！」果不然大街上站滿了警察，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老百姓的燈不敢點，狗不敢咬，小孩子不敢高聲叫爹媽，臨盆的産婦也不敢上街來找個生婆，他們就心遇見「鬼」，不是耍了命，也得坐老監。一會兒，從北街閻匪暗殺機關「特警組」的院裏，押出右玉神溝子農民魏五仁，韓圪塔農民姚冰，李家堡農民李雲有和城關小商人靳鳳起、富全等三十六人，他們赤裸裸地被五花大綁着，兩隻眼緊矇着白布條，嘴裏又塡滿了爛棉花，腳鐐子踏擦着腿把骨，發出嘩啦！嘩啦！的響聲，穿過了天平樓，進入玉樹巷，到警察局掛了號，一直向城內西北角走去，就在菜園子的水井旁邊跪下了，閻匪警察手執發亮的鬼頭刀，朝跪在血跡還未乾的土地上的三十六個無辜同胞砍下去，有的在脖子前發砍兩刀，剁下了腦袋，有的劃開了肚子，摘出了心來，有的將生殖器削下，塞在了死者的嘴裏，還有的被亂刀剮成了肉片，聽不到一聲呼喊、殘叫，祇有鋼刀砍在人肉上，「喳！喳！」的聲音。殘殺完了，「特警組」一組長殺人兇犯王費貴，手提馬燈點過數，驗過屍，沒有遺漏的了，才一個個地拌到井裏去。執刑的匪徒們，還要將人心拿上炒的吃，據說：「是爲了以後殺人膽子更大些！」

殘殺後的第二天，人們照樣像往日一樣少言無語，祇不過夜間被迫在城頭上放哨的「自衛軍」，偷偷地向隔壁鄰友，傳遞一個「昨日黑夜又殺了人」的消息，回答是點點頭而已，他們不敢議論，也不痛哭了，因爲這樣的消息，已經聽得很多，一旦嚷出去還會有生命的危險。二月初八，北街惠太保的媽媽，知道了自已的女子（尹惠氏），被殘殺在初四黑夜裏，老人左忍右忍，實在忍不住了，便坐在屋裏嗚嗚地哭起來，被監視他家的警察聽見了，氣兇兇地握着鋼絲棍，闖進來說：「呔！你哭誰呀？」老人一看警色不對，急忙收住眼淚說：「老總！是哭我媽呢！今日是她一週年嘛！」警察瞪了她兩眼後說：「對你說，不管誰死了也不准哭呀！」

匪徒們暗殺了人，還不叫說，不叫哭，還把很多死難者的家屬，關在了獄裏，她們滿懷着釋放的希望，以爲自已的親人還在世上，天天照常送飯，送去莜麵窩窩吃了；送去饃窩窩喂了狗。任官堡農民任毅，去年臘月二十九被殺害，他父親還一連送了四天飯，正月初五老漢哀求警察想見一見兒子，警察扳起狡猾的面孔撒謊他說：「哈！你兒到大同受訓去了！」

殘殺了孩子的媽媽

城內北街貧民惠太保的姐姐尹惠氏，三十四歲，嫁給曹家堡農民尹長則，去年九月間，懷孕七個月，進城來住娘家，第三天上就被匪徒們，在「僞裝」把她和她兄弟一齊弄到了「特警組」！她親身嚐受了匪徒們種種酷刑，拷打四五次，一直被蹂躪的死去！

匪徒們有時把她拖在一條扁凳上，背着綁着，兩腿伸展，用繩子把兩個圪膝和扁凳捆在一起，腳後跟墊上磚，有時三塊，有時四塊，墊到五塊時，人便昏過去了，再用涼水噴過來，這種刑法名曰「坐扁凳」，被押至特警組的農民，沒有坐過「扁凳」的人很少。尹惠氏每過一回堂，就要坐一回「扁凳」。有時用四顆子彈，夾在她的五個指頭縫裏，警察抓住她的手拚命的揉，這種刑法也常常會把她揉的死去活來；有時則把她的衣裳脫光，用銅絲、木板渾身上下的亂抽。她的腿打斷了，肌肉變成了黑青色的。已經是一個身無完膚的廢人了！二月二十八日「犯人」放風時，「特警組」的院裏，黑壓壓地擠滿了二百多個被扣押的農民和商人，惠太保偷偷地擠到他姐姐身旁，尹惠氏用着極細微的聲音，對他說：「姐姐不行了，你出去，要好好撫養那兩個孩子呀！」兄弟點點頭，便急轉身子走開了！

她有兩個孩子，大的十二歲叫拴拴，二的八歲叫害害，從她坐了監獄後，弟兄兩個沿門討吃，要回飯來先給他媽送去，有時孩子們一天吃不上一頓飯，弟弟餓的哭了，哥哥勸着說：「害害！耐一耐餓吧！等咱媽出來，就有飯吃了！」

小孩子們的希望，最後被閻、傅匪徒撲滅了，尹惠氏就在二月初四的夜間八點鐘，被匪徒們殘殺在城內西北角的水井旁，屍首塡進了水井裏！

活埋和棒打

「我已經是兩世人哩！想起來恨不得把那些殺人兇犯一個個地生吞活剝了！」李頂窖子村農民馬世安，氣恨恨地開始給我講他被閻、傅匪徒活埋的經過：

去年十月二十九的夜裏，雄鷄叫過了頭遍，匪縣政府的看守員郭長富，爬在大西獄的門洞上吼着：「馬世安快起來！」我明知道三更半夜裏叫人沒有好事，明知道是送我「回老家」，心裏反而顯的比往日鎮靜了許多，門上的大鐵鎖已經落下來，我走在前頭，後面跟着府街農民李天保等八個人，到了一間正房門口，把我們九個人的腳鐐子，手銬子打開了，用麻繩子綁起來，二三十個警察，拿鐵鍬的，拿钁把子的，押着我們走出縣衙門，路過玉樹巷——警察三分隊的門口，又等上三召子村農民安秉全兩人，一直向南門走去，街上又黑，又靜，數九天的寒風，吹在身上像刀子扎一樣的痛，我的頭祇管向脖子裏縮去，出南門過了南關，走到地主楊明柱的山藥窖子旁邊站住了，縂來一個警察，揪住六十多歲的農民李子盛的頭髮，一把手抓住捆胳膊的繩子，擠進了山藥窖裏去，接着又一個個地照樣摔下去，我是末尾。先下去的十個人，有九個人都鑽進窖裏的暖窖窖裏，窖口很小，李子盛老漢穿的一身皮襖皮褲，鑽不進去，老漢這時候也被後面捋下來的十幾年青人，壓的翻不轉身子了。我剛鑽進暖窖去，窖頂上的黃土，石頭一齊往下推，把李老漢打死了，我們十個人就敵在暖窖裏，李天保用牙咬開繩子，我兄弟馬世祥使勁掙斷了繩子，他們兩人又把沒解開繩子的人給解開，大家還不敢馬上出來，圪蹴在「一氣眼」底下，聽見窖頂上沒有動靜了，才從暖窖裏爬出來，有的拿着窖裏放的吊根棍子（架菜川的），朝窖口上戳土，有的把戳下來的土和石頭，往暖窖裏倒，這樣緊張的拾翻了一陣，窖口上露出洞來了，人們搶着往出鑽，鑽一個跑一個，我一直沒敢停腳跑回了樹窖！

× × ×

南家堡五十多歲的南玉且老漢，從小受苦，當了一輩子老百姓，去年冬天被匪徒們抓住後，給老漢戴上了一個假罪名——給游擊隊買過子彈！在臘月二十五日那天，駐左雲城的閻匪三十八師二團，每連出五個人，每人拿一條木棒子，集合在東街「山中台」前的廣場上，老漢跪在人羣的中央，先從腳上打起，第一棒子落下去，老漢「呵呀」了一聲，以後便咬緊牙關，閉住氣不嚷嚷了，一直從腳下打到頭上，一棒接一棒，渾身的血、肉、骨頭，和成了一團醬泥，擂出心來，削下生殖器，屍首丟在野地裏，被狗啃了！

敵人臨逃時的大屠殺

三月二十日的整夜，「特警組」的警察們，在緊張地忙碌着，前半夜殘殺了南六里村農民劉創雲等四個人，後半夜又將八里莊農民董操年等三人，塡進了該組後院的水井裏，天已快亮，緊接着更大的屠殺開始了！

「特警組」的院裏，幾個團滿了警察，正待準備逃跑的匪徒們，身揹行裝，提着上了刺刀的槍和手榴彈，殺人兇犯——「特警組」副組長梁海萍，立在院子的中央喊着：「快集中，快集中！」神情顯得異常殘暴和緊張。四十多個被鬆天來殘殺剩餘的農民，從東、北監房裏趕出來，完全集中在西房的一間小屋裏，走在最後面的一個農民，剛剛跨進門沿，六顆手榴彈，便一齊地從門外摔進來，突然爆炸聲，翻抗聲，慘叫聲，攪成了一片的時候，閻匪軍從北門竄逃了。約摸一頓飯的工夫，爬在炕沿底下，躲過了炸彈片的城內北街農民張富，清醒過來了，揉了下眼睛，朝院裏探望，不見一個人，他想乘機逃走，便爬起來跑出門外，那些受了傷和僥倖沒被炸死的農民，也一齊跑出來，很多人已經昏昏沉沉地迷失了方向，心裏愈發急，越找不見出路，耳聽着房上有人在吼叫，他們只當放哨的警察，大家又一哄擁進了屋裏，但仔細一聽，原來是隔壁院裏住的甘满子薛老漢，爬過房來尋他兒子（也押在特警組），喊着：「你們還不快出來，敵人跑了。」這才大家推倒閻墙，打開街門跑出來了！

這次閻傅匪集體屠殺的結果，當場炸死賴子山村煤工原五寶，代賽梨小販崔水泉等五人，受了傷的二十五人，我右玉區助理員郭鳳仙頭部被炸，閻圪塔村農民李拴狗胸脯炸爛了，兩人剛跑出來就死去，城內玉樹巷小商人陳保堂，嚇成了神經病，整天發料，心跳！

爲死難同胞報仇！

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閻錫山、傅作義，在今年一月三十一日，給其統治下的特務匪徒們，發出了一封「對肅僞（殺人）工作的指示」，上寫着：「近來感到『僞裝』份子（人民）越肅（殺）越多，這證明了共產黨（人民）是再接再厲，不怕犧牲，我們的幹部內心很脆弱，殺人的內力不夠：：我們的失敗，就在沒有能殺人的人，所以我們要與匪（人民）鬥爭勝利，每個幹部必須有堅決的肅僞（殺人）決心才行！」（摘自閻匪「政教通訊」第三期）殘忍的匪徒們，企圖拿人民的鮮血，來挽救他垂死的命運，但結果更會加速了匪徒們的死亡和毀滅。

被綁遭殘殺了的同胞，他們有許多人從被捕到殺害，沒有向匪徒們低過頭，在監獄裏，在酷刑下，依然要反抗！

下石盒村我民兵分隊長郭丑孩同志，英勇殺敵很堅決，去年被匪軍抓住後，他在監獄裏，唱解放軍歌子，給被扣押的農民兄弟們上政治課，痛斥大罵閻、傅匪的暴行，經常面對匪徒們說：「我就是民兵分隊長，打『黑摸隊』的就是我，你們要殺要剮隨便吧！」終於被殘殺了！

無數死難者的同胞們！安息吧！我們活着的千百萬農民兄弟，一定要報仇雪恨，更加倍地努力，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人民的公敵，殺人魔王蔣、閻、傅匪而奮鬥到底！

寫於剛收復的左雲城

桌上的錶

戰鬥英雄首先攻入洛陽的突擊營營長　張明

洛陽東城門裏靠路南樓房上，當我們部隊突進城後，少數敵人仍憑樓頑抗着。最後兩個突擊隊的戰士首先闖上了樓，敵人已經逃走了，房主人也嚇得不知躲到那裏去了，樓上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房內放着漂亮的花被，嶄新的皮包和許多衣服，在一張方桌上，還放着一隻鋼殼懷錶，雪白的表面，漆黑的錶針，在燈光下看去，還不到十二點鐘，細小的秒針正在滴滴答答的走着。

戰士們在樓上搜尋了一會，沒有發現武器彈藥一類的東西，就急忙出去了。之後，這個樓上來往往的戰士很多，樓上的東西仍留原封不動的擺着。

鞏固突破口的任務完成後，三連被命令停止在這樓上休息，祇有那一隻滴滴答答的錶吸引了一部份同志的思想。三排副王保懷說：「打仗就是需要錶，要在三查前，我就要把它裝起來了。」但是說了後，却沒有動一動那隻錶。其餘的同志也紛紛議論說：「紀律是自覺的，樓上的東西少了，咱哩要負責。」正議論時，副政指兼輔導同志來了，戰士們問：「副指導員，你看這錶好嗎？」副指導員拿出小刀剝開錶殼一看，嶄新的心鑲着四顆寶石，的確是瑞士的好錶，看完後，錶又原樣擺到桌子上。

部隊出發了，副指導員檢查紀律，樓上的東西絲毫未動，那隻鋼殼錶依然放在桌上，滴滴答答的走着。